

王朔

著

无情的雨夜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王朔



无情的雨夜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情的雨夜 / 王朔著.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 8

(王朔文集)

ISBN 978-7-5302-1228-8

I. ①无…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04220号

无情的雨夜

WUQING DE YUYE

王朔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32开本 9.625印张 210千字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02-1228-8

定价: 29.5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目录

- 001 人莫予毒
- 105 枉然不供
- 163 无情的雨夜
- 187 毒手
- 209 人命危浅
- 247 我是“狼”
- 297 王朔主要作品年表

人莫予毒

由于列车晚点，单立人到达西北一个省会时已是傍晚。五月时节，尽管天气已经渐渐转暖，但在西北一带，暮色仍然降临得很早，温差较大，单立人出站时不免感到一点寒意。

由于出来急，又值旅游旺季开始，加上单立人窝囊，在火车站售票处没路子，他是一路坐着旅行的。列车严重超员，沿途又不断地上来大量挑担背筐长途贩运的农民，席地而坐，倒头便睡，单立人坐也没坐舒坦，他两腿之间始终蹲着一个蓬头垢面、老是不由自主枕着他腿打瞌睡的贩子，单立人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后已是疲惫至极。

车站出口处有不少开旅店的个体户在包揽生意，条件十分令人垂涎：“单间，有卫生设备，吃饭不花钱！”伴随着这些夸海口的吆喝，国营旅馆介绍处的大喇叭也在一阵阵雄壮的进行曲之间郑重宣告：“非经本处介绍……产生的一切后果，本处概不负责！”单立人自然不完全是受到国营旅馆介绍处大喇叭的暗示，由此想起种种关于个体黑店敲诈勒索做人肉包子的可怖流言，而对那些热情的妇女望而却步。他多年从事的职业本身就使他养成一种对一切牟取个人私利的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另外他也不能想象，

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高级警官，在公干期间会为了蹭几顿白饭（这笔饭费自然由狡猾的店主记在旅客的住宿费上——反正这笔钱由国家支付）投宿那种狗窝，即便他是个家庭负担很重、生活拮据、一贯精打细算的人也罢。他毫不踌躇地推开那些围着他在他身上打主意的女人，坚定地走向国营旅馆介绍处。

国营旅馆介绍处职员冷漠与那个哇哇叫的大喇叭的极力招徕恰成对照，老单提出的关于舒适程度和交通便利的要求一概没得到回答，只是要他付了手续费，便麻利、不容商量地分配给他一个一家旅馆的名额。

单立人提着笨重的皮箱，按街边两个不怀好意地讪笑着的青年指点的方向步行了数百米后，发觉自己受了愚弄，他进入了一个杂乱无章、迷宫般的破旧居民区，到处都是四通八达、狭窄弯曲的昏暗小路，他试着凭直觉自个儿闯下去，几乎直接走到居民家的炕沿上，终于迷失了方向，不得不再次向路边的人打听，经过对当地方言及习惯用语、省略用语的费力理解，半猜半碰运气地走回车站广场。他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了，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今夜能不能找到那个偏僻、鲜为人知的旅馆。他正在考虑是否要去谋求驻在车站的同行的帮助（这对他的自尊心是个打击），一个蹬着运货平板三轮的小伙子来到他面前，单立人接受了那个小伙子近乎勒索的高价，坐上他那辆齜齜、硌人的平板车出发。

那家旅馆是座红砖砌成的五层楼，每条走廊上对等均匀地对列着十个房间，犹如一所中学的教学楼，而每个房间里紧紧排着的双层木床又使人联想到兵营。单立人被一个肥胖的女服务员领进了一间十六人的房间。屋里灯光黯淡，喧闹嘈杂，人们光着膀子端着脸盆进进出出地洗漱；刚刚认识的出差人员互相敬烟神聊；

一伙年轻人坐在上铺打扑克，大呼二喊，时而一片哄笑；单立人的铺上熟睡着一个半大、口唇溃烂的孩子，孩子的父亲，一个阴郁健壮的汉子看到单立人到来没有丝毫表示。单立人叹口气，挨着床边坐下，立刻感到了被褥的潮湿和气味刺鼻。被下车伊始即遭到的一连串挫折弄得深为沮丧的单立人渐渐产生了掉换房间的念头。

单立人再次来到服务台时，已尽其所能穿得体面了，虽然以他那身便装的质地来说这体面很有限，但他脸上的神态却是地道、货真价实、一般骗子很难模仿得惟妙惟肖的“官派儿”，一望可知是个掌握他人命运的人，那是一种矜持与尊严的混合。没等女服务员回过神儿，他就掏出自己烫金的证件拍在桌上：

“我是公安局的，身上携有文件，我要个单人房间，要最好的。”

女服务员看过证件，并未像某些人那样令人厌恶地殷勤起来，这倒不全是因为单立人的职务还未高到令人目眩的程度。你要了解她们这种见过世面的人，要知道今天的服务员已不是人民没有取得胜利前那号低贱、任人驱使的仆役，她们是刚强自豪的充满主人翁精神的一代——她只是一声不吭，低头给单立人开了间顶层的单人房间的票。

单立人怀着感激欣慰的心情来到顶层，尽管这儿也是那种厕所公用、一模一样、像刚出屉的馒头一样叫人无法分辨的房间，但由于每间房住的人少，整层楼显得安静、清洁。房里多了一张写字台、一对沙发，被面是缎子的，当然也是潮的，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在这样仅仅高了十米便让人感到天壤之别，几乎可以称得上“豪华”的环境中，单立人立刻感到自己脏了。他打开皮箱，取出盥洗用品，在两个脸盆中挑了个比较干净的，换上拖鞋去水房洗漱。龙头流出的水很凉，他打消了冲澡的念头，把脸和脖子

仔细、彻底地洗了一遍，水池上方的镜子里出现一个胖胖和善、容光焕发的脸，接着又出现了一张放荡邪恶的脸。单立人转过身，在他旁边的一个水池旁，一个穿皮夹克的中等个的青年男子在洗脸，他有一个高高的鹰钩鼻子和薄薄的嘴唇，黄里透白的面部过早地松弛了，他在自顾自地对着镜子微笑。

单立人端着脸盆回房间时，一对青年男女互相搂抱着拖着带轱辘的大号旅行箱嘻嘻哈哈走进对面房间。看上去那是两个新婚旅行的年轻人，男的穿着过于讲究的西服，打着领带，女的也是一身铁锈红的毛料西服和同样颜色的高跟皮鞋，他们的不般配给老单留下了印象，男的尽管穿着儒雅，眉宇间却透着自卑和愤世嫉俗，女的相貌平平，装束粗鄙，举止中却有一种悠闲的气度和从容不迫的自信。

这个城市是全国著名的旅游热点，作为古代中国最强盛的几个王朝的首都，它的四郊有许许多多皇帝后妃的陵墓，有许许多多壮观的场面和遗迹，抠开一个就足以使全世界的人目瞪口呆。随着世界各地的游客蜂拥而来，这座城市也日趋繁荣起来，出现了一些高级饭店和几条“惠食街”，各种风味小吃陆续得到发扬光大。单立人就是在这样一条有上百个饮食摊档的“惠食街”吃的晚饭。他吃的是著名的“酸汤饺子”，号称猪肉韭菜馅，但他连猪肉腥也没沾上，韭菜馅却是一个接一个打。他步行回到旅馆已是深夜，他进楼后服务员就锁了门去睡觉了。

单立人脚步轻轻地沿楼梯拾级而上，大部分旅客都已就寝，除了一层二层还有些人声和灯火外泄，越往上走越黑越静，走廊的灯泡多数已经损坏。当他来到顶层，看到的是一条长长的空荡荡的走廊和十扇紧闭的房门，唯一的一盏走道灯发散着橙黄迷眼的光。外面起风了，树丛在黑暗中簌簌作响，没扣牢的窗扇“吧

喀”“吧喀”来回撞击着窗框，一股风钻进楼道，在狭窄的空间打旋，走道灯摇曳着，使楼道更昏暗了。单立人无声无息地穿过鸦雀无声的走廊，蓦地，他发觉自己认不出哪扇乃是自己的房间门了，这些棕色油漆的木质门上的红色房号在昏暗中是那么模糊不清，非要凑上去才能看清，有几扇门上的房号甚至已经剥落，这时你只好掰着手指头数了。单立人幸亏视力尚好，到底找到自己的房门。他很响地开撞锁门时，似乎听到了一声别的房门锁响，他回头张望了一下，没人出来，所有门仍然紧闭着，一片肃静。他进了房，门在他身后关上，却在他背上留下了一种受到一双眼睛注视的异样感觉，他知道这不过是人在空旷地带行走时常会产生的错觉，是一种不安全感产生的影响。单立人不是那种疑神疑鬼、神经脆弱的人。

单立人睡得很累，在梦中他又在那个迷宫般的居民区“鬼撞墙”地走了很长时间，他似乎没有睡在昂贵的顶层，还睡在一楼的大车店里，走廊里总是有人在走路，还夹杂着女人的哭泣声，接着他被一阵巨大的声响震醒。房间一片漆黑，走廊上真的有女人在泣咽和男人激烈的话语，他的脑子还处于睡眠带来的麻木状态，随着又一阵巨响，他才完全清醒过来，意识到有人在猛烈敲击他的门。他迅速披衣下床，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一定是那个肥胖的女服务员把他的身份透露给了别人，而那些互相不睦的人将为一点无聊的纠纷叨扰他的清觉，这就是寻求特权的好处。

他气冲冲地打开门，门一开脸上就自然而然地换成公事公办的冷峻神情。站在他面前的是那对不般配的新婚夫妇，两口子都穿着睡衣，男的一脸怒气，女的哭哭啼啼。

“什么事？”单立人厌烦地问。

站在前面的新郎没有回答，反而掉脸问新娘：“是他吗？”

新娘捂着脸点点头。

单立人刚察觉有点不对头，新郎因狂怒而走了形的脸便充满了整个视界，接着他头部重重地挨了一拳，向后仰倒，腹部跟着又挨了有力一脚，他一阵眩晕，登时四仰八叉地摔倒在地，瞬间失去了知觉。

他醒过来时，屋里已挤满了人，有值班的服务员，闻声赶来的同楼层客人，人们一边咒骂他是“老流氓”，一边继续用脚踢他，新娘在羞辱地哭，新郎在愤愤地诉说，十分混乱。单立人知道现在最好的办法是继续装死，任何申辩反抗都将遭到更残酷、不由分说的殴打，而他肯定寡不敌众，受到煽动、处于狂热状态的群众有多么危险他很清楚，任何一个干过警察的人都有这种可怕的体会，此时纵有天大的冤枉也只有等民警或保卫人员赶来恢复了秩序后再说。他的脑袋又疼又晕，由于拳打和撞地受到了震荡，他已不能冷静、准确、合理地进行思维，他甚至都没弄清究竟出了什么事，但他肯定地意识到，这不是个误会，而是一个险恶的阴谋。

派出所的治安民警姗姗来迟，轰出去了所有充满着正义感、在大叫大嚷的房客，只在屋里留了新郎新娘和代表旅馆组织的服务员。他俯身看看躺在地上的老单，老单已睁开眼睛，艰难小声地对这个乳臭未干的同行说：“我的证件在上衣兜里。”民警从挂在衣架上的衣服兜里取出老单的证件看了看，又合上放了回去，对新郎说：“人是你打的？”

“他强奸了我老婆，我恨不能打死他，卑鄙下流的老流氓，我们是新婚……”

“行了行了。”年轻民警打断了新郎激动的诉说，“过会儿我

再听取你的陈述，现在你把他抬到床上去，还有你。”年轻民警看了眼仍在哭泣的新娘，放过她，把手指向那个肥胖的女服务员。

女服务员不满地白了眼这个狐假虎威、官官相护的民警，极不情愿地慢腾腾地挪动着步子。新郎也只站着不动，还是老单自己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在一步赶将过来的年轻民警搀扶下躺到床上。

“现在都坐下，”年轻民警打开皮包，取出笔和纸，拧亮写字台上的台灯，坐在圈手椅上，他嫌椅子低，又从床上拽了个枕头，垫在屁股底下，新郎新娘服务员也依次坐下。

“谁先说事情经过？”他环视众人。

“我先说。”新郎说，“我和我爱人是昨晚刚到这儿的……”

“等等，等等，慢点说，一项项说，你叫什么名字？”

“刘志彬。”

“多大岁数？”

“三十。”

“什么职业？”

“仪表仪器研究所技术员。我和我爱人……”

“等一下。”

门外传来一阵喧嚣哄笑声，年轻民警疾步拉开门冲出去，只听他在走廊喊：“都走开，都走开，该睡觉都睡觉去，别在这儿起哄瞎闹。”片刻，走廊上的声音微弱、平息了，他走回来，把门关好，重又坐到圈手椅上。

“你说吧。”

“我和我爱人是昨晚刚到这儿的，我们是蜜月旅行……”

年轻民警笔尖沙沙地记录。

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黑色西服的刘志彬一手搂着他的新娘，一手拖着有轱辘的大号旅行箱喜洋洋地穿过旅馆顶层的走廊，与端着脸盆回房的单立人擦肩而过，走进单立人旁边的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的布局和摆设都和单立人的那个房间完全一样。

一直偎依在刘志彬臂围下的新娘白丽钻了出来，往那张铺着大花床单、搽着红缎子被、喜庆俗气的大床上一躺，试了试床垫的弹性，笑着说：“还行，挺舒服。”

刘志彬把旅行箱的拽把折叠扣好，挑剔地打量着这间屋子。

“够简陋的，没有电视没有卫生间还收二十块钱，真宰人。”

“中国这条件你就凑合吧。”白丽好脾气地说，“哪能和外国比呢？这就不错了，比你在大学住的集体宿舍强多了。”

“可是咱有钱，凭什么大宾馆不接待咱们？”刘志彬怨气冲天发牢骚，“他妈的，还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外国人不再拿咱不当人了，咱自己倒拿自己不当人。”

“得啦别说了，咱们这是高兴的事，别让那些洋狗弄得生一肚子气。”

刘志彬脸上仍没一点高兴的样儿，对白丽说：“今儿要不是你拦着，我非跟他们闹一遍，我这人是个小人物，可就是不受别人气。”

“干吗呀，值当吗？我家就算有点地位的了，有的事不也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中国的事不必太认真，我就不在乎，你有本事你厉害，我不理你不就完了。”

“当然啦，”白丽的劝慰似乎没使刘志彬消气，反而激怒了他，“你是教授的女儿，名门之后，有教养，世事练达。而我，一个农村爬上来的野孩子，只懂得斤斤计较，心胸狭窄，心理变态，自尊心稍稍受到触动就要大发脾气，唯恐个人利益和尊严受到侵

犯，我这样一个人当然没你看得透、想得开。”

“我并没有暗示你的出身的意思，也没想到会引起你的这一大套议论、感慨。”白丽委婉地说，“我自认不如你，也从未想过以我的家世自诩，要是我哪句话说得造次了，也是无意的，其实你自己也知道你是卓越非凡的人。”

“算了算了，我们不说这些了。”刘志彬被白丽说得不好意思了，忙把话岔开，坐到床上笑着说，“也不知这破床能不能承受住咱俩。”

“只要你悠着点就行。”

刘志彬伸臂搂过白丽，白丽温情脉脉地仰起脸，把嘴撅着凑上来。刘志彬把脸侧过来，用颊接受了白丽的一个吻。

“不干。”

“嘴臭，”刘志彬笑着说，“我嘴臭，吃了一路的鸡蛋，抽了两包烟，等晚上刷了牙的。”

“偏要现在。”

“等晚上。”刘志彬笑着松开白丽，站起来，“晚上我会让你的舌头长长一公分。”

“你回来。”白丽抓他，没抓着，刘志彬笑着躲到白丽够不着的地方，开了旅行箱，拿出牙具端着脸盆出去洗漱。

“等等我。”白丽喊着，也趿鞋下床，找出自己的牙具追了出去。

夜里，房间里黑得看不清人，只有家具的大致轮廓。风声在窗帘外鸣响，伴随着风声可以听到长时间的窸窣声和低声的呢语，渐渐地室内变得静寂起来，接着一轻一重两个人的鼾声轮番出现。

长时间的静止状态和安宁气氛在室内弥漫。

一个黑影从床上坐起，侧身下床，向门口走来，拉开门的刹那走廊灯橙黄的光照在这个人的脸上，可以看清是睡眼惺忪、鬓

发凌乱的白丽。白丽出去后关上了门，室内只有一个人重重的鼾声。

这鼾声持续不断地响着，表明床上的人睡得很沉稳。白丽的脚步声在走廊里远去，直到消失。不大工夫，这脚步声再次在走廊里响起，由远及近，走了过去，消失在另一扇门后，鼾声仍未停止。

又过了不短的时间，走廊里忽然传来一声门响和凌乱的脚步声及白丽带着哭腔的惊恐呼喊寻找：“刘志彬、刘志彬你在哪儿？你快出来呀。”这呼喊开始在竭力控制着音量和音频，后来就变成了凄厉、不顾体面的哭泣和尖叫。鼾声停止了，一只手摸索着开了台灯，刘志彬听清了呼喊的内容，从床上一跃而起，冲向门口，把门猛地拉开。走廊上，正绝望地徘徊，挨门叩敲的白丽奔过来，一下子扑进他的怀抱。“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刘志彬抬起白丽的下颌急切地问道。白丽泪流满面，愧悔难当。“我上厕所回来走错了门，走到别人房间睡下了，被那个人……”刘志彬脸色顿时变得灰白了，接着泛起潮红，他狂怒地推开掩面哭泣的白丽，像头发情期的公牛，直扑旁边那扇紧闭的房门，又踢又踹，门开了，一脸不快的单立人不尴不尬地出现在门口……

“不错，我打了他。”刘志彬仍在滔滔不绝地说，“我一点都不讳言；后悔打得还不重，打死他我也没有责任，他是罪有应得。”

“换了别人行，这个人不行。”胖胖的女服务员看着年轻民警不阴不阳地说，“人家是警察的大官，你能随便打人家？”

刘志彬看看胖服务员，又看看躺在床上的老单，再看看那个年轻民警恍然大悟，旋即无畏地喊：

“我不怕，别说是个警察的官儿，就是……（他说了一个全

国人民爱戴的名字，恕我不能引用）我也不怕，一样打他个半死。”

“不许胡说！”年轻警察一拍桌子，“你也太狂了，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那名字是你嘴边挂着拿来做比喻的吗？再说我们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难道我会徇私枉法？只要确实是他干的，我一定会对他依法处理，可现在是不是他干的还不清楚，还没有得到证实。我还告诉你，就是确实认定了是他，你动手打坏了他也是错误的。这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上级机关来的人，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犯了法，侵害了你的权益，你也不能私自处理，打死了照旧要负刑事责任，一切得由我，国家委派的执法人员来处理，记着点。”

年轻民警转向胖服务员：“至于你，我只能认为你刚才的那番话意在挑拨警民关系，败坏公安机关的信誉。”

“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胖服务员毫不示弱地伸着脸唾沫星子四溅地质问民警，“我不就说他是个‘警察的官儿’，他不是呀？我多说了一句没有？”

“你用不着多说，谁也不是傻子。”

“是用不着她多说，”刘志彬插话，“我也看出来了，这件事你是不会秉公处理的，不管你说得多么好听！”

年轻民警的脸涨得通红：“你这是对我个人、我所从事的职业的侮辱。”

“你怎么说都可以，要不你就做出个样子来，立刻把他铐走。”

“是不是他干的还要看调查结果，我不能凭你一说就抓人。”

“还有屁查可调，我爱人指认他了，这就够了。”

“远远不够，这就是你不懂了。”年轻民警冷冷地反驳，“我看你不像一个具有法律常识的人，虽然你衣冠楚楚。认定一个案子的被告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